

汾陽黨史通訊

中共汾陽縣委黨史辦公室編

憶東征

聶榮臻

主動殲敵，軍政全勝

李元明

關於山莊頭戰鬥的一封信

楊劍龍

憶閻家三兄弟

張光儀

任應樞自述

任應樞

一段有歷史意義的戰鬥生活

李長伐

19861

汾陽黨史通訊

(不定期出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总第十一期)

編輯者：中共汾陽縣委黨史辦公室

主 編： 任永禮 副主編：張樹森

印刷者： 山西省汾陽縣印刷廠

內部刊物 歡迎交流

注意保存 請勿遺失

汾陽党史通讯

一九八六年三月
第一期(总第十一期)

目 录

忆东征.....	聂荣臻 (1)
红军渡河东征时期阎锡山对汾阳人民的压榨与迫害	赵俊程 (6)

回

忆

录

主动歼敌 军政全胜

——忆山庄头歼灭战.....李元明 (8)

杨剑龙同志关于山庄头战斗的一封信..... (12)

山庄头歼灭战.....关毅 (14)

忆四十九团在汾阳的几个战斗.....王彩彰 (15)

忆汾阳县抗日民主政府.....郭忠民 (20)

难忘的几件事.....武人骥 (22)

忆坡头阻击战.....周占科 (24)

上金庄地道战的故事.....马兴斋 (26)

党史人物

高锡嘏.....邹挺军 (27)

抗日英雄李更生.....郝俊德 (29)

忆阎家三兄弟.....张光仪 (31)

任支队史料汇集

任应枢自述..... (36)

任应枢同志遗诗..... (41)

活跃在工卫旅中的一支民运工作队.....任中浩 (44)

从组织国术游击队到参加工卫队.....柳莹 文月樵 (48)

一段有历史意义的战斗生活.....李长伐 (50)

我所知道的工卫旅任支队.....李平 (53)

• 老干部信箱 • 黄文仲同志的来信..... (55)

• 简讯 • (57)

纪念红军东征五十周年

憶 东 征

聂 荣 臻

经过直罗镇战役，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我们粉碎了。顿时间，阎锡山的队伍不敢来了，张学良的队伍也不敢来了。相反地，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许多部队有些动摇，我们俘虏的那些团长以下的军官和士兵放回去以后，首先在宣传上起了很大作用，至少使广大的流亡关内的东北军，知道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这个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知道红军是主张抗日的，是压根儿不愿打内战的，对东北军的处境是很同情的，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党组织，在它的上、下层各类人员中都做了很多工作。西北军中也一样，和我们早就有关系。当然最根本的，是红军有战斗力，足以粉碎任何进攻。他们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不敢来了。同时，这时候陕北党组织的错误路线由于中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向他们做了艰苦的工作，已得到了初步纠正。刘志丹同志等已从冤狱中释放出来了。陕北根据地呈现了稳定的局面。

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这么多部队吗？再说，我们也不能都蹲在陕北吃老米呀！得向外发展，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呀！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呀！那个时候的陕北，向北没有地方去，是沙漠地带。向西也是沙漠的边边，是回族聚居区，没有多少人口，而且蒋介石嫡系部队正纷纷向这个地区集中，向南也没有地方好去，西安是国民党在西北的大本营。只有向东——一切找阎锡山要去！如果在山西有了立脚点，再向东进打日本就好办了。向东就是河北省。河北阜平一带有过暴动，总不至于没有留下一点工作基础吧，何况平津一带又不断掀起学生抗日爱国高潮，我们向东去是可以互相策应、互相配合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军委在延长开会研究战略方针，我和林彪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在党内领导层中早就有所争论。争论的焦点归结起来讲，就是如何处理好巩固与发展的关系。有人讲，目前我们刚到陕北，刚站住脚，是巩固一段时间再往前发展呢，还是马上去发展呢？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在发展中也可以巩固。至于向什么方向发

展，瓦窑堡会议以前，许多同志提出过不同的建议。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发展，以便背靠苏联，也有的要先往南，打击东北军、西北军的力量，以求巩固陕北根据地。前面说了，林彪的意见是要到陕南去打游击。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十二月二十三日通过了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并注意要大力扩大红军。一方面军要把军事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项任务之上。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根据地发展的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与北边的绥远等省去。这个决议发布后，多数同志同意战略方向向东，但有的同志仍怕红军主力东进后，陕北根据地可能丧失。有的同志则提出了所谓张学良抗日不反蒋，阎锡山反蒋不抗日，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因此我们仍应南下，或者东进只作佯攻，目的是吸引阎锡山在陕北的四个旅回援山西，在运动中消灭它。李德则在所谓《对战略的意见书》中，诬蔑毛泽东同志东进是想要挑起苏日战争。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延长会议上反复说明阎锡山与日寇正勾勾搭搭，东征讨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能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在山西“筹款”、“扩红”，以解决陕北根据地“太穷”的问题。经毛泽东同志说明，大家原则上都同意东征，但仍然担心黄河天险，渡过去后有没有回不来的可能。于是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补充，就是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们进退有据。参加会议的同志最后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向东求发展，当然也不是很容易的。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他从清朝末年任山西当都督到民国当省主席和绥靖主任，统治山西几十年，他有他的社会基础。阎锡山当时有部队八万人，有自己的兵工厂。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他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高碉暗堡，在山西普遍推行保甲制度。这都会给我们红军东渡造成很大困难。

当然，既然决定东征，我们也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一军团先遣队在陕北延长县临镇一带休整待命，并不断地开展练兵。移防到哪里，练兵练到哪里。从政治思想，到战术技术，直到组织编制，都在进行整顿。

一月二十八日，一军团在临镇举行东征誓师大会。这时的一军团，已恢复了三个师的建制。即二师（师长刘亚楼同志，政委肖华同志），四师（师长陈光同志，政委彭雪枫同志），此外，又恢复了一师的建制。一师由陈赓同志任师长，杨成武同志任政委。战斗力显然又加强了。

整个东征军命名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亲自指挥，野战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协助。开始，兵分两路。彭德怀率一军团为右路军。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和刘志丹的第二十八军为左路军。两路军都厉兵秣马，准备打过黄河去。

厉兵秣马，自然是指的起码的准备工作，包括渡河演习等等。更重要的是政策思想准备。中央这时，从毛泽东同志来说，已进一步肯定过去中央根据地后期的许多政策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我们这次进入山西，再不能象在中央根据地后期那样搞法了。这次东征，中央根据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制订的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策略，对俘虏、商人、富农、小地主的政策，都有些新的精神，新的规定。比中央根据地后期宽多了。创建根据地，政策是关键。我们自己从中央根据地出来以后，也深深地体会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这方面过去经验教训都不少。如果在创建一块根据地时犯了错误，把打击面搞宽了，为敌人所利用，我们被迫退了出来，以后重新进入再图恢复，往往比创建时还要困难。所以这次东征之前，我们在政策教育上抓得很紧，毛泽东同志也督促得紧。在临渡河之前，二月十日，他还专门给我和林彪发来电报。指示：“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并询问部队对这方面“具体政策了解如何，即告”。我们在这些政策教育方面，当然更不敢马虎。

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延长县古峪村——一方面军司令部即抗日先锋军司令部所在地，召集团以上干部进一步作动员，讲东征形势与任务。明确了东征的任务有三条：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先锋军司令部对渡河工作作了充分准备。在此之前，林彪曾经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到黄河西岸各地进行侦察，开始想由冰上渡河，因为这一年天气回暖较早，黄河提前化冰，遂决定改由船渡。渡河工作，接受了长征的经验，组织得很严密。一军团的两个渡河点都选在绥德以东，沟口附近。强调渡河要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时间。

统一的时间，在当时作到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指挥员所用的都是作战缴获来的破旧表，快慢不一。那时又不象现在可以通过广播校对时针。所以部队经常为遵守时间是否准时发生争执。有时上级批评下级迟到，下级不服，说照我的表我们还提早到达哩！为了防止扯皮，规定了一项制度：每天定时向上级司令部机关对表。当时，部队中还流行这样一句俏皮话，说，谁的“官”大谁的表准。这次渡河，毛泽东同志和我开了一次玩笑。十九日他向部队发了一个电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二十号二十时开始，以聂荣臻之表为准。”我的一只旧表居然成了这次渡河时的标准表了。

渡河前夕，一军团隐蔽集结在黄河西岸沟口附近。秘密而紧张地做好了渡河前的准备工作。所有集结和开进地域都封锁消息，部队行动一律在夜晚进行，对大的居民点，都是绕道通过。二十日晚二十时，准时地展开了敌前偷渡。

二师五团是这次渡黄河左翼的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船向由通向黄河的小川里悄悄地划出来，划到了水深处然后人乘上去直奔黄河中流。当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只见人影绰绰，大家都压低嗓音说话，显得很肃静。只听见黄河咆哮和河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木船渐渐划向对岸，划着划着，突然对岸发出了一阵猛烈的枪声。战斗打响了，偷渡变成强渡，木船也加快了速度，很快靠岸了。我们冲上去，手榴弹加拚刺刀，敌人的河防被突破了。

渡河成功后，我们立即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命令”，通电全国。

渡河部队于二十一日拂晓占领三交镇，全歼敌人一个营，二十二日一军团的部队已全部渡过了河并乘胜占领了留誉镇。开始我们奉命在留誉镇地区开辟作战根据地。到二十六日，阎锡山组织一部分兵力向留誉到石楼一线我军占领地区进行反击，企图防堵我东进和把我赶回河西去。我一军团主动东进迎敌，在关上村截住了敌独立第二旅。这个旅共两个团，我

们先截断了旅部、第三团与已进关上村的第四团的联系，然后当天下午，我带四师、一师由北向东南包抄，林彪带二师由南向北包抄。敌人的旅部和第三团被击溃，向汾阳逃跑。第四团被包围在关上村。我们黄昏发起攻击，在雪后朦胧的夜色中，经过大半夜的激战，全歼了这个团。俘虏官兵四百余人，缴步枪二百多支，山炮三门。打了东渡以后第一个胜仗。后来听说，敌独二旅旅长回去后被阎锡山撤了职。与此同时，十五军团也打退了阎敌向石楼地区的进攻。这样我们就在河东初步站稳了脚根。三月上旬，我军越过吕梁山，进至兑久峪一带，逼近了同蒲线。阎锡山调集了十四个旅的兵力，分别由中阳、汾阳、介休、隰县地区编成四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向我发起第一次反击。在兑久峪地区，敌人集结了两个纵队，一共来了三个师和一个炮兵旅，共十四个团，我们毙伤敌约两个团，将进攻之敌击溃。当时要一下消灭这么多的敌人是作不到的，毛泽东同志决定撤退。

随后，毛泽东同志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大麦郊开会，决定十五军团前伸至文水、交城县境，向太原方向佯攻。三月中旬，前锋一度进占离太原只有五六公里的晋祠，以此掩护我一军团南下，进入汾河地区开展工作。三月下旬，又兵分三路。十五军团为左路军，北伸至苛岚、岚县。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活动在石楼、中阳、午城等地，刘志丹同志就是四月份在中阳三交作战中牺牲的。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八十一师为右路军，趁敌人注意力集中在我渡河地域的时机，直插敌兵力空虚的汾河流域。一军团在二十余天时间内，突破了汾河一带的堡垒线。沿着同蒲路两侧，先后围困了霍县、赵城、洪洞、浮山，敌人不敢出来，我们也没有打这些城市，就在附近筹款，打土豪，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四月初，二师攻克了襄陵镇和侯马镇，攻占襄陵时我们还活捉了阎锡山的一名县长。一师占领了史村、汾城。

在霍县城外，有一处大军阀的宅第，十分阔绰，我们军团部住在那里。敌人飞机来轰炸，我们刚一离开那所房子，那所房子就被敌机炸掉了。真险！

汾河流域是有名的富庶地区。在这一带，我们红军才真正见到北方封建大地主是个什么样子。在陕北，一说起地主来，往往说他家有多少孔石窑，多少垧地，多少群羊。在山西汾河流域，我们看到地主除土地、羊群以外，往住宅第连云，几乎占半拉村子，有的地主家有多少套大车，养着几十匹一色骡马，连一匹杂色的也没有，十分阔绰。商业资本也很发达，可是封建性很大，开钱庄当铺的不少，高利贷剥削穷人十分猖獗。许多破产农民只好赤身露体下煤窑挖煤。我们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汉奸财产，筹了不少款子。山西老财都会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部队在这里也学会了敲打地面听声响判断窖藏所在地的方法，还收缴了不少鸦片烟土，没收了一些当铺的不义之财，充实了抗日军费。我们在这一带经过宣传发动，群众报名参加红军的很踊跃，光四师就扩红一千三百多人，全军团共扩红约五千多人。

红军由陕北进入山西，算是进入了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一带离北平、天津比较近，从平津沪流入的抗日救亡报刊杂志不少，红军收集了很多，我们从中进一步看到，中国民气很盛，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的抗日高潮是一定会到来的。

我们本来还想进一步向太行山长治一带前进。北方的学生运动是很活跃的，想配合一下，向北发展，开拓一块根据地。可是这时候，蒋介石的部队，配合阎锡山，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过来了。

四月中旬，蒋介石派了十个师，分两路进入山西，一路五个师自潼关北上，另一路五个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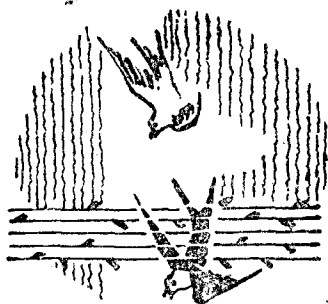
沿正太路西进。阎锡山也派了五个师、两个旅由晋中向南共编成七路纵队，向我军压过来。黄河以西陕西境内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在蒋介石驱使下也企图沿河北上，卡住黄河渡口。企图消灭我于隰县、石楼地区。

我们奉毛泽东同志令，决心撤回陕北。撤退以前，在蒲县附近抓住给国民党当先遣队的关麟征的骑兵，趁他们正在睡觉之时，我们一个袭击，就消灭了它一个骑兵连，给了他一点教训，他就往后退了。随后，我一师向稷山、新降经吉县后撤，四月十五日顺便把吉县打开了，俘敌保卫团稽查队等三百余人，又抓住了敌人一个县长，缴获了不少鸦片烟。与关麟征作战，我军也受了一些损失，苏家屯战斗，我二师参谋长钟学高阵亡，五团政委林农发牺牲。

五月三日和四日，一军团在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西渡黄河，毛泽东同志带着一部电台，坚持在河东指挥全军渡河到最后。恩来同志特地从瓦窑堡赶来迎接远道归来的红军。战绩是令人鼓舞的。抗日先锋军在东征七十五天的成绩统计是：共歼敌一万七千余人，筹款四十万元，扩充新兵七千人左右。更重要的，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绥德、米脂的四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最主要的收获还是政治上的收获，中国工农红军把抗日的大旗插到黄河以东，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高潮，为以后八路军从山西继续北上抗日造成有利条件。总结起来，教训也有：在东渡以后，战线拖得太长，部队撤得太宽，没有突出重点。否则战绩还会更大一些。

我至今还记得东征时唱的一首歌：“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上渡过了抗日英雄们……”即使我如今到了垂暮之年，每当哼这首歌时，仍使我豪情激荡，不能抑止。

（摘自《聂荣臻回忆录》第九章）



红军渡河东征时期阎锡山对汾阳

人民的压榨与迫害

赵骏程

当我读过“山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一篇萧华上将写的“渡河东征”后，不禁使我回想起当时阎军张惶失措，狼狈不堪的情况，以及阎军对汾阳人民压榨迫害的事实。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突破了阎军恃为天险的黄河防线，由中阳县三交镇进入山西。关上村一役，阎军周原健旅溃败，红军长驱直入，东进至兑九峪一带。离晋西咽喉的汾阳城，不过八九十里了。这时，阎锡山恐慌万状，一面遣兵调将西来迎堵，一面派高级将领来汾阳坐镇指挥。经过兑九峪会战后，红军变更战略，红十五军团挥师北上，直趋文水、交城；红一军团南下，进袭临汾。

三月初的一天，汾阳县长会见了一位军官，说是一两天内有大军到汾，要给统军将领找一处僻静宽大的地方作指挥部。经派人会同看定铭义中学内西北城角的南大楼（铭中为汾阳基督教所办，当时正在寒假期间）。连夜派工匠修理，安顿了一番。到第三天午前，据听差民夫传说：一位大官坐着汽车来了，但不知道是谁。事后才知道是驻孝义的阎军前线总指挥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午饭后，县长突然下令差务处，着急速

派人前往城外砍伐酸枣刺数百斤应用，当时差务人员都莫名其妙，不知作何用途。况且当时四门紧闭，天色已晚，派人到十数里外去，没人应承，都怕出去碰上红军。只好向县长请示办法，才知道原来是这位坐镇汾阳的杨大帅住在城内西北角的汾阳医院，心惊胆战，要在西北城角上扎绑酸枣刺，防备红军夜间爬进城来用的。经过办差人员婉转解释，说这种东西农民用作防御狼来吃羊还可以，防堵有武器的红军怕不济事，才算作罢。但接着又来了第二道命令，着即时征集大批桅灯（也叫马灯），当晚要在西南两面城墙上每隔一丈远，安置一盏，以防红军夜袭。第二天一清早又派人来说，桅灯放在城墙上照不见城下，不管用。叫准备麻绳把灯吊在城外。第三天这个办法又不合用（因桅灯吊下去有风就熄），严令想出妥善办法，如有差错，惟县长与差务人员是问。后来，总算想出用粗瓷饭碗内盛麻油，拿棉花搓成灯捻，放在竹圈里用绳子吊下去的办法，麻油灯火力大，轻易刮不熄，才算交了差事。第四天无事，很觉奇怪，原来这位大员一清早就已悄悄地回太原去了。

兑九峪红十五军团北上时，路经汾阳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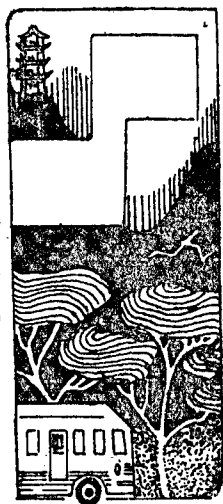
南三泉镇，绕道城东演武镇经城东北冀村一带，向开棚进军。当时谣言说红军北上时，沿途都安排有坐探，利用的全是本地人，随身均有各种暗志，什么红线呀、缝纫针呀等等。阎锡山听到后，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严令辑捕。使得汾阳许多无辜人民惨遭杀害。一天，汾阳城北门上守卫军警把来自仁岩村进城探亲的两个农民拘捕起来。据说是从一个身边搜出两个铜钱，在另一个帽子上找到一个缝针，就认为是红军密探，残杀在县署影壁前，并“枭首示众”。三泉镇有一个钉鞋的，于红军经过时，曾给红军钉过鞋，谈过话，就认为有嫌疑，也被杀害。从此以后，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人民甚至至亲厚友，都不敢探望，直到红军西返之后，有些人还不敢往来串亲戚。当红军渡河进入晋境后，阎军节节败退，无法招架，阎即向蒋中央请求援军，蒋也就乘机派来大批中央军。这些军队进入山西后，王仲廉、李仙洲两军，大部分配合阎军布防在晋西离石、临县黄河沿岸一带。给养军需等物资的运输，必须经过汾阳。汾阳承担的差务就更加繁重了。当时每天至少得有四、五十辆差车听候支应。

这些差车都是征自民间，每车每天雇价约在十元以上。中央军不按价发钱，，阎军亦不闻不问，纯由出车各村农民来负担。地方上一再向阎请求设法，而每次答复不是“正在通盘筹划”，就是“暂勉其难”的空话来搪塞。半年以后，出车达到二千多辆次，每次以五十元计算，全县仅差车费一项就达到十万元之多。不得已由县推派代表会同在省同乡前往省政府请愿。阎锡山根本不露面，由他的交际处出面解劝。请愿代表们因得不到结果，就在省府候了一宿。第二天赵戴文（当时赵任省主席）亲自接见。一见面就大发雷霆，说是差务虽多，半年中决不

能支应二千余辆，显然故意夸大事实，要挟上峰。待彻底查清后，再作处理。代表们碰了这个钉子，只好作罢。接着就撤换县长，由新任县长负责查办。结果，承允差车由全省负担，指派晋中、晋北各县帮贴一些，而主要的还是由汾阳人民负担了。

（原载《山西文史资料》第六辑）写于一九六三年五月

〔作者赵俊程（1896—1976）原名滋楠，祖籍汾阳乔家庄，后迁居城内西府街。幼年曾考取山西第一批游美预备生，后入北京清华学堂，继又改入山西商业专门学校，毕业从事教育事业，曾任汾阳县图书馆馆长，致力于重印、补版、修纂《汾阳府志》，解放后在汾阳中学任教〕。



一带待机歼敌。随即我们将全团兵力作了部署：一营在牛家垣、二营在山庄头，三营在霍头，团指挥所在山庄头，各营都派出警戒分队占领了警戒阵地。

拂晓，由阎军七十师师长侯福俊率领的二〇九团、二一〇团、补训团、特务连及山炮连，耀武扬威地又出动抢粮了！狡猾的敌人恐遭我打击，到达安上村后，四面派出警戒，并派出一部分敌人企图占领山庄头有利地形，当敌人接近我二营战斗警戒阵地时，遭到我警戒部队的火力阻击和杀伤。骄横的敌人遭到这突然的打击，还以为是碰上了小股游击队袭击。于是敌人组织火力，调整部署，疯狂地向我二营阵地猛攻。在我英雄顽强的战士面前，敌人狼狈地溃退下去。此时我四十九团迫击炮连，对溃退之敌进行了炮击，颗颗炮弹象长了眼睛一样在敌群中“开花”，炸得敌人鬼哭狼嚎，血肉横飞。这时敌人才明白过来，今天是碰上解放军的正规部队。但是敌人自以为其人多势众，便在其炮火掩护下，组织了一个团的兵力再次向我二营阵地发起冲击。由于我二营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等敌人靠近到几十米时，指挥员一声令下，一阵排子枪，把敌人撩倒一大片，紧接着手榴弹象雨点般投向敌群。趁敌混乱之际，我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向敌发起了冲锋。战士们高喊着“冲啊”“缴枪不杀”，一个个跃出战壕，如猛虎下山一般，冲入敌阵，横杀竖砍，与敌展开了肉搏战。平日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敌人，在我猛虎般的战士面前，出乖露丑，一个个如丧家之犬，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敌人进攻又一次被打垮了。

敌师长侯福俊原是国民党二〇九团团长，被阎锡山看中后，于三个月前将他升为七十师师长。这个奴才为了讨取主子的欢心，竭力为之卖命。他过高地估计自己，不甘心于今天的失败，歇斯底里地叫嚣：“要与共军决一死战。”于是，又以两个营的兵力向我三营阵地发起进攻，企图夺取制高点作依托，与我进行决战。但愚蠢的敌人又打错了算盘，迎接它的又是一阵急风暴雨般的枪弹，在我阵地面前，又横七竖八地倒下了一片尸体。经过几次连续冲击，敌人伤亡惨重，军心发生动摇。我们四十九团的领导同志，仔细分析了战场情况，认为敌人虽多，但遭我突然打击后，士气受挫，无心恋战。于是我们迅速而果断地作出决定，运用迂回包围，断敌退路的战术歼灭敌人。团政委廖步云同志率领一营沿牛家垣南侧山梁出其不意地插到敌人背后，突然向敌开火，打敌措手不及，并阻敌向仁岩逃窜；三营保持与敌接触牵制敌人，我军主力则沿霍头南侧山梁迂回包围，过去直插敌师指挥所——安上村，并切断敌向汾阳的退路；二营正面继续抗击敌人，待一、三营形成合围后，以迅猛的动作，向正面之敌发起冲击。

九时三十分，我一、三营已进到指定位置，分别从敌侧后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被这突然的行动打的晕头转向，乱作一团。一营三连的勇士们，接连拿下两个小山头，在向敌团指挥所冲击时，遭敌机枪的疯狂射击。八班战士马忠昌在战友掩护下，冲入敌机枪阵地，用刺刀捅死敌机枪射手，在负重伤的情况下，抱住机枪向敌猛扫。嘹亮的冲锋号激励着勇士们一鼓作气，冲入敌指挥所，负隅顽抗之敌得到了应有下场。敌二一〇团副团长王奎元乖乖举起了双手。两挺重机枪成了他送来的“礼物”。

与此同时，我们指挥二营指战员，适时发起冲锋。在一个小高地上，有敌一挺机枪喷着火舌，阻挡我军前进。老红军、二营营长周平介，身先士卒，从一个土坎下绕到敌机枪底下，突然双手抓住滚烫的枪管，连人带枪把敌人从战壕里拖了出来，跟上的战士一刀结束了敌人的性命。此时，营长周平介同志，双手烫起了燎泡，胳膊被枪弹击中，鲜血直流，但他

置生死于不顾，一咬牙，抱起机枪，跃上堞坎，向顽抗之敌射出一串串仇恨的子弹。敌人失去了制高点，被挤在一个凹地里。这时，六连三排长郝兴旺带领投弹组及时赶到，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顺着山沟向敌师指挥所逃窜，我二营指战员个个似出水的蛟龙，下山的猛虎，奋勇追杀残敌。

三倍于我兵力的阎军七十师，不可一世扬言：“务使共军主力败北，吾方堪称丈夫”与我解放军接触不到三个小时，即溃不成军了。阎军七十师长侯福俊本想这次大显身手，报效主子，无奈此时此刻一筹莫展也慌了手脚。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急忙下令撤退。可是，向哪里撤？又向哪里跑呢？解放军撒下天罗地网，未给敌人留下逃跑的空隙。突围的敌人刚露头，便被顶了回去。一连二排六班的勇士们，阻击了一百多个溃退之敌，班长张三娃见敌军心已动摇，无心恋战，便向敌喊话：“你们被包围了，没法跑了，快缴枪吧！缴枪有功者赎罪！”在有力的政治攻势面前，一百多个敌人乖乖地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

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团三支队伍，从三个方向对准敌人师部。紧缩着包围圈。我迫炮连和其它轻重火器一齐发射。巨大的轰响，震得山摇地动。阎军吓得丧魂落魄，东逃吃手榴弹，西窜碰上明晃晃的刺刀，敌人就象夏天茅坑里的蛆虫滚成一团。敌师长侯福俊的高头大马颠跌在地上乱扒着四蹄，在血泊中嘶鸣。成群的敌人跌翻在沟内，人哭马叫，自相践踏。我解放军勇士们个个刺刀闪闪，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冲啊”、“缴枪不杀”的喊声震天动地！

敌人拼命地向外突围，但迎面射击的子弹挡住了去路，前面的还未冲到沟口，又哄的翻转回去。此时敌人的督战队虽然狠毒地枪杀着后退者，但也无济于事。走投无路的敌人，有的把大帽子扭转过来，把枪举在头顶上当俘虏，有的成堆地爬在沟渠里，两手抱头高叫着：“八路军爷爷饶命！”

一小股敌人从安上村南侧突出重围，没命地向汾阳县城方向逃窜，但没走多远，就被闻讯赶来的我五十团一部就地围歼！

敌师长侯福俊，如丧家之犬，在人群中乱窜着。在一阵乱枪之中，“通”的一声倒在地上，终于成了阎军内战的牺牲品。临死时手里还湿着在危急求援后军长的复电，上面写着：“坚持四个小时，援军就到。”但战斗已进行四个多小时，七十师已溃不成军了，仍未见一兵一卒前来救援。从战斗打响到胜利结束，历时四个小时，不可一世的阎军七十师，在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面前，大部被歼，这次战斗缴获了阎军的许多火炮、枪支、弹药、骡、马和其它装备物资，补充了我军，武装了群众，为进一步解放汾阳奠定了物资基础。

三

这次战斗是在解放阎锡山老巢一太原之前发生的。从这点上讲，在政治上又有其特殊的意义。

1、打击了敌人嚣张的气焰。敌七十师是阎锡山的主力，他自吹自擂是“不可战胜的部队”。在晋中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残杀百姓，极为嚣张。因此歼灭该敌，打击了阎军的嚣张气焰，揭穿了敌人纸老虎原形，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坚定了我军必胜的信心。

2、保护了群众麦收，打破敌人固守汾阳的计划。此战正值麦收季节，也是围绕着保卫群众麦收，打破敌人抢粮计划而展开的。这次战斗，有效地保护了群众夏收，粉碎了敌人抢粮、储粮、固守汾阳的阴谋。

3、军政配合，瓦解了敌军。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地方政府将敌师长侯福俊的尸体装殓，送到当时阎军占领的汾阳城。我方的这一行动，出乎敌人预料，使之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若准许尸体进城，将会扩大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如果不让这位败将的尸体进城，又怕侯氏家族不依，尤其担心的是不利于鼓动士兵“捐躯”。无奈只好硬着头皮，收了这份“财礼”，命令士兵抬着尸体穿城而过，并敲敲打打搞了一通“超度升天”的玩艺儿。尽管敌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多次狂叫，硬说送回尸体是共产党的政治阴谋，要求大家不要上当。可是，广大士兵却暗暗称赞解放军是仁义之师。特别是被我释放的俘虏陆续回到汾阳后，逢人便说：“共产党说话算数，他们的政策也都是真的”。老百姓听了打心眼儿高兴，无不盼望我军早日解放汾阳，阎军广大士兵和下级军官则士气低落，丧失斗志。

4、加强了自己，武装了群众。此次战斗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甚多，补充八分区所属部队，并以此次战斗缴获的火炮为主，组建了分区炮兵营，同时拨出部分枪支、武装了群众，壮大了地方武装。

四

古今中外，战斗的胜败除指挥正确与否和士气的好坏外，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关系极大的因素。此次作战，在军事上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1、行动上隐蔽出其不意。我军从汾阳西南十几公里的集结地域，得到情报后，经一夜急行军，于次日拂晓前迅速隐蔽到距达汾阳东北二十公里的战区，神不知鬼不觉。所以当战斗打响时，敌人还以为是遇上我小股游击队。致使其过分轻敌，盲目发起冲击。直到多次冲击受挫，遭受重大损失时，才发现是我主力。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直至大部被歼。

2、战术上采取迂回包围，断敌退路的打法。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行之有效的战术手段。一般敌人都怕打他屁股。再强的敌人你在后面打他，他必然要慌乱起来。这次与我作战之敌骄横跋扈趾高气扬。这次突然遭我打击，现出了纸老虎原形。骄横变成了惊慌失措，我团趁敌人锐气已挫、军心涣散动摇、又闹不清我军虚实之际，果断地实行了以部分兵力正面抗击，大部分兵力迂回包围、断敌退路的战术，使敌正面攻不动，退又退不成，腹背受敌，走投无路，只好俯首就歼。此次战斗之所以迅速彻底全胜，战术手段的正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我军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山庄头一带处于边山地区，是游击队活动的地域，边山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尽管阎军想方设法进行欺骗宣传，但人民群众心里清楚，只有解放军才是真正保护他们的队伍。因此我军宿营地点与敌人据点近在咫尺，但始终没透露一点消息，对隐蔽我军行动，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起了很好的作用。

4、地形条件有利。我处于半山腰一平地上，山下坡度较陡，且纵向雨裂沟较多，不利于隐蔽地组织冲击。对我则能守能攻，居高临下，便于发挥各种火力。

下转第(25)页

杨剑龙同志关于山庄 头战斗的一封信

汾阳县委党史办公室负责同志：

你们好。去秋回汾阳，你们曾嘱托我就“山庄头战斗”搞个材料，主要是核准事实。这对我说当然责无旁贷。但尽管我去年十月返京后就着手于复制资料提供熟悉情况的同志请他们回忆。但至今还有三位同志没有回信，而这三位又都是当时三个营的指挥，情况了解得具体、准确（当然，现在记得记不得也难说）。所以我总想等等他们的意见。但现在看不能等了，因为已经拖的时间太长了。出于这样考虑，现把廖步云同志来信谈的情况抄录送上。我以为廖的记忆是准确的。李元明同志，因为已写了材料，他不再提什么具体意见。至于我的意见，在廖的信后已经注了几条；更多的是改在王彩彰同志的稿内。今日收到王的信谈，六月初他要到太原参加工卫旅史料座谈会，并要到交城，估计也可能到汾阳，至时可以从王处看

到，殊不赘写。这样我就不写材料了。王已写了两篇，李元明同志又写了一篇，与其另写就不如认真仔细地就王稿花些精力，作些修改增删，尽力帮助王写好为好。顺便说一下，王彩彰同志写的《六支队吕梁抗日漫记》我也看了，并请三位了解有关情况的同志提出了意见，包括我的意见在内均已寄给王，里面写的大部分活动是在汾阳，可以说是《六支队在汾阳》。

此致

敬礼

杨剑龙

希望能看到你们的新资料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杨剑龙同志系平遥县人，一九四八年曾任四十九团政治部主任，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政委）

廖步云同志来信所谈

四十九团山庄头战斗的基本情况

我记得，我们团完成配合友军临汾战役后奉命归建，驻宿于牛家垣一带，并已同分区联系上。同时，分区司令部和直属分队驻神堂坪，五十团驻文水城西南，平汾支队驻神堂坪西北附近村庄。次日战斗发生后即电话报分区。分区是有布置的，五十团主要是阻击文水南援之敌，文汾支队是刚成立的，

只有三个连的兵力，其任务是沿公路南进截断敌人退路，因敌人溃退较快未赶上，使一部分敌人漏网跑了。向我们团进攻之敌，开始向一、三营同时发起攻击，都被一营击退，被三营阻击在军士哨阵地前面山头不得前进，敌人只在二营前沿攻击得逞。敌人认为这是薄弱点，随而集中兵力火器向二营突

击。此时，我们也发现敌人顾前不顾后的致命弱点，而决定：王参谋长到二营加强指挥，必须坚守阵地，配合一、三营围歼敌人；一营除留重机枪排及步兵排外，集中全营兵力从敌右侧后向敌攻击，营重机枪排及团炮兵连以火力支援一营行动；三营除留少数兵力警戒当面敌人外，集中全营兵力从敌人左侧向敌攻击，营机枪排火力支援。这样就形成对敌四面包围之姿态。二营让一、三营向敌发起攻击时也向敌发起反冲锋。战斗约一个多小时，即顺利解决战斗。战后打扫战场进行一个下午和第二天上午。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四七七年秋冬几次战斗，在我脑子里没有印象。

（完）

附注：廖步云同志是山庄头战斗时四十九团的政委，这次战斗是他和团长李元明同志共同指挥的。因为汾阳县党史办公室的同志们嘱我就王彩彰等同志写的有关材料提供意见，我便征询于李元明、廖步云以及当时一、二、三营的营长、教导员冯光裕、周平阶、李洁等同志。李元明同志已另外写了个材料，未再提出具体意见。廖步云同志于今年一月就他的记忆，写信谈了山庄头战斗情况，李元明同志于八二年来成都时，我和他共同回忆过，廖的这封信我也约李看过，可见他这次信中写的也是经过同李元明同志共同回忆过的，李未提出不同意见。依我看廖的记忆是比较准确的、扼要的。只是写到“平汾支队”时，有一处误写为“文汾支队”。据以上情况，可以明确如下：

一、这次战斗并不是象有些材料写得那样，似乎完全是我们有计划地布好了“口袋阵”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而是一个不预期的战斗。那些天敌人趁四十九团不在，常常出扰，所以四十九团回来后也估计到敌人不知道，可能出来因而有所准备，但也不过有

个简单的预案，加强侦察警戒。（如廖说的，军士哨）早点吃饭等等，而不是埋伏起来准备歼敌的。

二、正是由于此战并非预期的、有计划的，所以有的材料把它写成是受命于分区才打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分区是打响以后接到报告才作了部署，命五十团阻援，平汾支队堵溃的。这个部署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四十九团就不敢放心大胆地集中兵力歼敌的。当时与敌人对比是一比三，四十九团处于绝对劣势，若再分兵去阻援、堵溃，要打好这一战已力不从心了，要歼灭敌人力难胜任。敌人所以能跑掉几百人，原因之一是四十九团兵力不足，要不是分区的部署，五十团、平汾支队积极配合是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的。这一点在材料里应有反映。王彩彰同志过去写的材料有所反映，但这次的材料反映不够（只是末了说了一句）。

三、既然敌人跑了几百人，那么这个战就不能说是“全歼”或“七十师全军覆没”。象过去有的材料和报导说的。可以算个帐：敌人共出动了三个团，加上师直、山炮连、特务连等，少说也在两千人以上。而我们只俘敌六百六十一人，毙伤敌二百余人，加上溃散、逃跑的估计约千把人。这并非“全歼”。王彩彰同志在《山庄头大捷》中曾说俘敌六百多，毙伤敌九百多（不知他根据什么），即使如此也仍未“全歼”。若说是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是符合实际的。当然当时一篇简讯说是“将敌全部击溃”也不符合实际。

四、战斗打了多久？有说是五小时，廖说约一个小时，究竟几个小时记不清楚，印象中时间不长，虽不只一个多小时，也肯定没有五个小时，说两三个小时较为合适。

杨剑龙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山庄头歼灭战

关毅

汾阳山庄头战役，是解放晋中的前哨战，我军大捷。

山庄头位于杏花村北，枝花山脚下，汾阳、文水两县交界处，原属汾阳四区管辖。因紧靠汾太公路，在这一地区阎军到处设有据点，敌人活动非常频繁，是敌我拉锯地区。我四区区长马千其同志在罗城村附近被打伤，财粮助理员张志文同志被打死。县委派我从八区去四区接财粮助理工作。我于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到达四区公所驻地霍头村，离山庄头村只有四里左右。经常跟着武工队活动，遇到敌人就打一下。到五六月麦子一天比一天发黄，汾阳城阎军和文水城的敌人准备出来抢粮，眼看群众辛勤劳动一年的果实就要被敌人抢走。四区全体干部动员群众民兵保卫夏收，与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正在小麦成熟之际，六月十七日下午，我晋绥部队四十九团在李团长率领下，来到山庄头、霍头一带。这些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房里房外都住满了部队，老乡们高兴得给部队送米送柴熬米汤，区干部们高兴地说：：这一下可能睡个安然觉了。”不料十八

日凌晨汾阳阎军七十师，还有一个老虎团（地主武装）在伪师长侯福俊亲自指挥下，由杏花村出发分三路直奔山庄、霍头等村，妄图一举消灭我四区干部武装，然后把住甲头庄一带山区，抢平川老百姓收割的麦子。我军哨兵发现敌人已接近村前山包下，我哨兵打枪时，敌人还骄横地说：“这两个烂区小队快被我们消灭了”。话音未落，我方抢声、手榴弹声响成一片，打得敌人昏头转向，乱滚乱爬。敌人见攻不上去，就派执法队上来镇压退下去的士兵。敌人象赶羊群一样又冲了上来，但又被我军打了下去，连冲数次也没冲上来，在梯田麦地里展开了白刃战，敌众我寡。正在杀得不可开交之际，我军一个连队迂回插入敌人背后心腹地。正在朝前方指挥的伪师长和参谋长，见势不妙，丢下阵地骑马就跑，我连队全体战士奋勇追打，师长侯福俊和参谋长连人带马一齐被击毙。指挥所一垮，又在我军夹击下，敌人乱成团，个个抱头鼠窜，丢盔卸甲，真是兵败如山倒。我军越战士气越高，从清晨一直打到下午，共打死阎军一千余人，活捉两千人，缴获各种武器很多，驴驮的，人挑的尽是武器，场面上摆满了重型武器。区武工队和民兵在第二天又从战场上拾回不少步枪和手榴弹，当时老百姓编了一顺口溜：“七十师，比尿也黑欺（青），师长侯福俊没抢上麦子送了命，老虎团打成了落水狗，解放军打胜仗保夏收。”

这一仗大捷，不仅保卫了老百姓的夏收，而且为解放汾阳城和解放晋中揭开了序幕。